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八

起光化三年盡天復元年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

宣州將田頰所遣將也

錢鏐使其

從弟錄拒之

錄音求

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壬午以吏部尚書崔胤

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押牙

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宜近治城塹損

威望而啟寇心克用謝之賞以金帛夏四月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同平章事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

擊劉仁恭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己亥圍劉守文於滄

州仁恭復遣使舉辭厚禮求援於河東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

出黃澤攻邗洛以救之

黃澤關在邗州道山縣黃澤嶺

邗州軍亂逐節度使李

鐵

壽宗咸通三年升邕管經略使爲嶺南西道節度

鐵音海鐵借兵鄰道討平之

六月癸

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

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

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

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

多難漸平以道消息

以道消息者言惡者以漸殺其勢則久而自削善者以漸培其根則久而自長願陛下

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

胤問之謂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遣朱全

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

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

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遺丁卯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

罷爲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修監青州軍戊辰貶搏溪州

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修長流愛州是日皆

賜自盡搏死於藍田驛道弼務修死於霸橋驛

藍田驛在藍田縣霸橋驛在長安城

南近

于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

爲劉季述韓全

誨之胤

張本胤至是凡四拜宰相時號爲崔四入

劉仁恭將幽州兵

五萬救滄州營於乾甯軍

乾甯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蕃乾甯開始置此軍也宋白曰乾甯軍本古肅州軍

地後爲馮騎鎮臨御河之岸接滄州二州之界周顯德六年葛從收復關南始建爲乾甯軍九域志云太平興國七年始置軍

周雷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寨自將精兵逆之監軍蔣暉語諸將

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

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皆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

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自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遂

勒兵戰於老鴉堤

老鴉堤在乾甯軍東南

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

瓦橋

瓦橋在涿州歸義縣南至莫州三十里宋白曰瓦橋亦謂之瓦子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周顯德收復三關以其地控幽

前建爲

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

以救仁恭收汴軍於內邛

范成大北使錄內邛縣至邢州三十五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七月嗣昭攻

堯山至內邛遇汴兵三千破敗之擒其將李贛薛居正五代史後唐紀與紀年錄同惟唐末兒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領馬步五

收馬嶺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洛州九月二日嗣昭
兵士失利卻回新紀八月庚辰昭洛州薛史唐紀九月嗣昭棄城
歸蓋據此也按編遺錄八月申云前月二十五日上於桂陽營土
忽有大風占者云賊風果于是時李進通領蕃寇出攻洛州然則
嗣昭出兵乃七月二十五日也編遺錄又曰八月乙丑出兵救洛
州乙丑九日也又進通敗奔歸太原在八月見聞錄誤今從編遺
錄紀年 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 庚戌以
錄累紀

昭義留後孟遷為節度使 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武

信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時置武信軍于遂州王建兼指揮制
置兩使則可以制宗濂宗信益諷朝

廷以此 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 沙門河歐史作沙河
命之

異日編遺錄七月二十五日李進通領蕃寇出并州來攻洛州八

月乙丑發大軍救應之上驛亦自領衙軍相繼北征翊日達滑臺

軍前馳報洛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踰堞墮而傷足為賊所擒唐

太祖紀年錄八月李嗣昭又遇汴軍于沙門河擊而敗之進攻洛

州刺史朱紹宗挈其族夜遁我師追及擒之唐末見聞錄八月二

十五日嗣昭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洛州捉得刺史朱

溫姪男舊紀八月庚辰嗣昭攻洛州下之薛史梁紀八月河東遣
李進通襲陷洛州新紀亦在庚辰乃二十五日也實錄在九月約

編遺錄 進攻洛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洛州擒

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宣州將康儒食盡自

清溪遁歸 清溪漢獻縣地後分置新安縣隋改為雒山文明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瀆永貞元年避憲宗名

改曰清溪屬睦州九域志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于黃

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洛水酋營李嗣昭棄城走 棄洛州城而走

從周設伏于青山口邀擊大破之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攻洛州嗣昭棄城而歸是役也

王郛耶揚師悅駱賊洛州復為汴有唐末見聞錄九月二日嗣昭

兵士失利卻回破汴州捉到王郛耶編遺錄居正五代史梁紀

八月帝遣葛從周屯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洛而察晉人體而宵遁

洛州復平唐紀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阻洛州嗣昭棄城歸葛從

周伏青山口嗣昭軍不利實錄九月嗣昭棄洛州敗于青山 口今從唐末見聞錄唐紀實錄按考異所錄唐紀蓋後唐紀 崔

胤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惡之彥若亦自

求引去時藩鎮皆為愷臣所據惟嗣粹王知柔在廣州 知柔鎮廣州見二百

六十卷號
南元年

乃求代之乙巳以彥若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初荆

南節度使成汭以澧朗本其巡屬爲雷滿所據

肅宗至德二載置
荆南節度領荆澧

朗鄂復襲映忠萬歸十州其後增領分隸

不一自雷滿據澧朗又分置武貞軍節度屢求割隸荆南朝廷不

許汭頗怨望及彥若過荆南汭置酒從容以爲言彥若曰令公位

尊方面自比桓文

成汭進中書令
故稱之爲令公

雷滿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

汭甚慙 丙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

以刑部尚書裴贇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贇坦之弟子也

裴坦見
二百五

十一卷
懿宗
咸通十年

升桂管爲靜江軍以經略使劉士政爲節度使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

自洛州移
兵伐趙

下臨城踰潯

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闕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

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

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

鎮州與太原僅隔山耳九域志鎮州西距太原四百三十里

困於侵暴

李克用自得河東以來屢攻趙

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

乃爲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

州明公爲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

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況王氏乘旄五代

庭羨元達

紹鼎紹懿景崇及鎔爲五世

時推忠孝人入欲爲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

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

客將主賓客幸通名

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以文綰二十萬犒

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勦敵

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

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

幽劉仁恭滄劉守文易定王節

使河北諸鎮

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
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

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

湖南之地在五嶺之北

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

武德四年分始安置臨源

縣大歷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開元改全義爲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

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可

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

義士政又遣指暉使王建武屯秦城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以爲

始皇發戍五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融隴二水之間遺址尚存石

甃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羣山環之鳥道不可方軌秦取百

粵以其地爲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可璠掠縣民耕牛以餽
蓋嶺有喉於在是稍南又不可以前兵也

軍縣民怨之請爲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
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

人擒王建武比明復遺新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

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

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白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

桂州數日士政出降乾甯二年對士政襲桂宜巖柳象五州宜州

秦屬象郡漢屬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漢皆降于湖南馬殷又兼有

于贛唐初開置粵州乾封中更曰宜州桂管考異曰

唐烈祖實錄新唐書本紀路振九國志楚世家皆云光化二年嚴

克桂州馬氏行年記及王舉大定錄云天復元年惟曹衍湯湘馬

氏故事云天復甲子寅辰自安州入桂州天祐四年丁卯十二月

收嶺北七州明年十月平桂州蓋澤極甚新唐書方鎮表光化三

年升桂管經略使為靜江節度使而木紀乾甯二年安州防禦使

劉勗亦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翬部將劉士政死之歲月既已

制歸又以上政為元翬部將同死尤為乖誤今據武安節度使書

記林崇禎撰武威王廟碑云我王臨位五歲而桂林歸款自乾甯

三年至光化三年五年

矣又與實錄合故從之馬殷以李瓊為桂州刺史未幾表為靜江

節度使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阻雨道

沛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

景福二年主處存表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

祁州殺刺史楊約

癸未以保義留後朱友謙爲節度使

朱全忠請之也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

兵數萬拒之

唐中世以來方鎮多置後院兵

處直請以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

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兵三十萬攻我

事見二百五十六卷德宗光啟元年

于時我

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于昔奈何

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

沙河在新城北望鄆縣南

易定

兵大敗死者過半餘眾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郜棄城奔晉陽軍中

推處直爲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

曰日本道事朝廷甚忠于公未嘗相犯何爲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

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

謂王處存與李克用同平黃巢立功

封瀛密邈且婚

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于梁汝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爲處直表求節

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

水之上易水在易州遂城縣界遂城縣于宋爲安肅軍昔燕太子丹送荊軻于易水之上卽此地全忠遣張存

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郢告急

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

河陽河陽既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城外別立

垣垣以屏蔽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河南府佑國軍東北力至河陽八十五里

破于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邠州人也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

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

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

樞密使王彥範辭齊僊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

專聽任南司

時宦官謂之北司謂南司百官爲南司

吾輩終懼其禍不若奉太子立

之尊主上爲太上皇引岐華兵爲援

岐李茂貞華韓建

控制諸藩誰能害

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

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

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

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

爲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

庭作盾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

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甲士千人于門外

卽宣化門外

與宣

武進奏官程嚴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

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

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

頤養也言于少

上曰

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爲皆南司敬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卽取傳國寶以授季述上稍遲回程屢率諸道進奏官牽上衣以下殿臣官遂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槌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吾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

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

袞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

考異曰按此月乙酉

朔己丑五日庚寅六日也廢立之日舊紀云庚寅然定者傳唐年補紀皆云六日無云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己丑誤也唐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誤也崔府所待者昭宗耳季述議立安昇即從之補錄紀年錄言許之以兵是也唐補紀云皇后穴精取太子又云令旨宣告大臣與社稷爲主又云后白軍容令聖上養疾皆程匡柔爲臣者諱耳不可信也

辛卯矯詔

令太子嗣位更名緝以上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甲午太子

卽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

優賞欲以求媚於眾殺睦王倚

倚上弟也

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爲上

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每夜殺人盡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

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休

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太史局有令有丞高宗龍朔二年改太

史局曰秘書閣局曰秘書閣郎中武后光宅元年改太史局曰渾天監俄改曰渾儀監長安二年復曰太史局中宗景龍二年改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七十八

太史局曰太史監乾元元年改曰司天
蓋置監一人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歷數
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

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

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

考異曰舊傳對季述畏朱全忠之強不敢殺崔胤但罷知政事落使

務守本官而已隋復致書于全忠請出師返正故全忠令張存敬
悉攻晉絳河中按舊紀新紀新宰相表此際皆無胤胤相事全忠
攻晉絳河中乃在明年返正後今不取
左僕射致仕張洸在長水

乾祐三年上復欲相張洸以李克用

言而止洸遂致仕居長水宋白曰長水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
二年分盧氏東境準谷以西沙渠谷以東爲兩陝縣北有陝縣故
名南陝襄帝元年改爲長瀾以縣東裕水長瀾爲名唐以
犯唐祖諱改名長水九域志在河南府西二百四十里
見張全

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棟李愚客華州

上韓建嘗略曰僕每讀書見父子君臣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

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

蓋謂華州控扼潼關距關爲近

君父幽辱月餘坐

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

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格
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甫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謂詠此時事
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
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倡義連衡鼓行
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
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閒二豎之首傳于天下

旬浹

謂一日二日至于十日計無便于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

二豎謂劉季述王仲先

辭而去時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

梁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

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

劉季述僞為之誥也

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

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

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
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
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卽囚希度奉本遣振
如京師調事時崔胤亦密致書全忠使與兵反正振既還又遣親

吏蔣元暉如京師與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振十一月

太祖遣人入於長安昭史程巖曰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
討大事旣至巖乃先啟曰主上履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
敢以事告振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
敢聞也況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幸然計之希貞大沮而去
振復命劉李述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振
至陝陝已賀矣護軍韓勣言其事振曰蓋皇初昇遐韓中尉殺
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勣卽文約孫也
由是不敢言編道銜上雖聞其事未知抵實但憤憤激丁未上離
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達大梁欲謀反正乃遣李振偵視其事
振回益詳其宜也尋馳勸元暉與胤密圖大義薛史梁紀季述
幽昭宗立德王裕爲帝仍以其養子希度來言爲以唐之神器輸
于帝時帝方在河朔胤之選選于汴大計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

同因言于帝云帝悟因請假使于長安與時宰謀反正按
季述廢立之前李振若已書立與豈敢復入長安與宰謀反正
乎今從編遺錄註曰貞明中史臣李琪張寶綽殺季馮錫嘉修撰
大禮曹錄事多漏略敬翔別編成三十卷補其闕號曰大業編遺
錄又按唐太初紀年錄及舊唐書傳皆云洛勸諸藩臣復而梁寶
錄及李振傳皆云洛勸全忠將中官與紀年錄及舊傳相遠恐梁
寶錄誤振傳據實錄也唐補紀曰自監國居位將及五旬歲表不
來河野驚虞元旱時多虹霓背嶺崔胤暗其不祥便謀內變梁行
書傲於關外播揚辭舌於街衢朱全忠封胤胤傲書併手札等與
季述云彼已翻覆早宜別圖無何季述以此書示于胤胤曰比來
同匡社稷卻為亂亂藩方不審附公何至于此胤惟云無此事遭
人反圖刻蠶偽名自古乃有重容若行惟怒則乞俯存家族季述
乃與言誓相保始終胤其夜便致書謝全忠云昨以月誠詒撓專
聽卻蒙封示左軍劉公其人已知意旨今日與胤設盟不相損害
然遠託令公為主方應保全兼送女僕二人細馬兩匹全忠覽書
大誦曰劉季述我與伊同王事十二三年兄弟之故特令報渠不
能自謀卻示崔相道我兩頭三面直是難容我若不殺此公不姓
朱也乃釋于地囚其使者走一健步直申崔公從此與大梁同謀
大事按崔胤歸來內倚昭宗并挾全忠與宦官為敵今昭宗既廢
胤所以得未死者以與全忠親密故也全忠安可以其書示季述
季述恨胤深入骨髓若得此書立當殺胤豈可復以示胤而與
之盟誓也此殊不近人情皆由程匡柔為宦官疾胤之亂耳

前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薨 是歲加楊行密兼侍中 睦州刺

史陳晟卒弟詢自稱刺史 太子卽位累旬藩鎮牋表多不至王

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爲中尉鉤校軍中錢穀得隱

沒爲姦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

昭爲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

官石戡與之游判官度支德昭每酒酣必泣戡知其誠乃密以

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閒士卒孰不切齒今

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

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

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戡以白胤胤割

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清遠都亦

神策五十四部之一 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光化四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係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

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

長樂門樓

新書儀衛志太極宮瑞門曰承天門承天門分爲東西廊下門自東廊下入長樂門自西廊下入永安門凡朝

會之仗門內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上方詰各有挾門隊

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偃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

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爲凶

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爲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

平章事頌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

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

師併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于都市由是全忠益重李振庚寅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甯遠節度使賜姓名竝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 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考異曰舊紀二月以

全忠守中書令進封梁王爵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癸巳進封帝爲梁王嗣反正之功也實錄癸巳沛郡王朱全忠加定謀宣力功臣進封東平王新紀二月辛未封全忠爲梁王按編遺錄此年二月辛未表讓梁王三月二月朔云免苑名邦驩陽與壤光唐簡冊大改封疆可守太尉中書令進封梁王或今年已曾封梁王全忠讓不受改封東平王至三年乃進封梁王前三年制辭前官已綱梁王蓋誤也今從實錄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

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竝依大中舊制

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父公事

大中故事凡宰相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俟旨殿西

宰相奏事已畢樞密使案前受事

賜兩軍副使李師度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

黨也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霍胤召之也加茂貞守尙
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展上言禍亂
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展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
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
已欲剪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
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
爲使上乃謂胤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
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宏爲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
軍也爲韓全誨劫上
幸鳳翔張本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
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袁易
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

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爲不可脗曰兵自不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耶脗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

兩危不謂則家國兩安脗不從

考異曰唐補紀曰其月八日李茂貞朝觀諸二千人在右街侍衛而

同崔脗申朱全忠請三千人在南坊宅則安下鳳翔劫駕西去未全忠又聞以車子載器仗稱是紉紉進奉推車子人皆是官健入崔脗宅中心驚惶不同前後崔脗累差人喚召朱全忠不到新傳韓主誨等知崔脗心除己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徽總之脗亦諷朱全忠納兵二千居南司以嬰敬恩領之蓋取曹補紀耳按韓偓金鑾密記保對昭宗云當留兵之時臣五六度與崔脗力爭脗曰其實不謂兵是兵不可去臣曰其初何用召來又脗云且喜岐兵只選三千人據此則是脗召茂貞入朝仍留其兵也又舊紀梁寶錄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等諸書皆不言全忠嘗遣兵宿衛京師若如唐補紀所言城汴各遣兵數千人成京師則昭宗欲西幸時兩道兵必先闕於關下不則汴兵皆爲宦官所誅不則先遁去今皆無此事蓋臣柔得于傳聞又燕于茂貞自以誅劉季述爲己功必能與己同心營疾宦官以利誘之

遂復與宦官馬一
耳今從金鑿記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已

亥召諸將謂曰王珂篤材特大原以驕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

爲我以一繩縛之

補註欲取河中先襲取晉絳以扼河東接兵之路此之謂斷長蛇之腰

庚子遣張

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襲晉絳

含山在絳州東張裕之敗也出

含口至河陽度河西歸卽此路

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

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壬子晉州刺史張漢

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緝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扼河

東接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

閒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進

九域志太原西南二百六十里至汾州汾州南三百五十里至晉

州晉州南百二十五里至絳州絳州西南六十五里至河中府接

兵擇便利投聞隙而行固不盡由驛道但汴兵已屯晉絳以塞其

衝并兵縱由捷徑得進汴兵遮前險守後要進不得援河中退不

得歸太 珂妻遺李克用書曰兒旦暮爲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
原也

報曰今賊兵塞晉絳眾寡不敢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耶舉族

歸朝珂又遣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

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與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

岐俱不自依同華韓建勗李茂貞養子繼徽岐茂貞所鎮也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

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

於公西偏投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

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 二月中寅朔河東將李嗣昭

攻澤州拔之 乙卯張存徽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

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浙塞河舟行甚難浮梁

謂蒲津之浮梁也河中府治河東縣架浮梁以通河西縣自此路西入長安珂繫其族數百欲夜登舟

親諭守城者皆不應身將到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

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

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

珂父重榮朱全忠以勇事之

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

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

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

九域志虞鄉在河中府東六十里

先哭於重榮之墓陳辭

致祭悲不自勝河中人聞之皆悅珂欲而縛羣羊出迎全忠遽使

止之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

全忠由重榮歸國故云然

若郎君如此使僕

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歔聯轡入城全忠

表張存敬爲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於大梁

僖宗廣明元年王重榮勝河中傳兄

重盈以及子珂凡二十二年而

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

華州全忠聞其妻張夫人疾急遽自河中東歸李克用欲與全忠

和使掌書記李襄吉為書遣使以重幣請脩好於全忠全忠使人

讀其書至於壽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躪於明時歎曰

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我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

曰善為我答之全忠雖遣使相報然忿其誓辭懸傲決欲攻之

考異

曰唐末見開錄乾甯四年六月差軍將發往汴州為使其書云云

汴州回書云云據全忠書有前年汜水會獲賀郎去歲青山又擒

列將又云鎮定歸款請習求和則非乾甯四年明矣唐年補錄天

德元年五月壬午朔以朱全忠兼領河中仍詔與太原通和初朝

廷以全忠吞併河朔又收下蒲津必恐兵起相侵乃下詔太原夷

門使務和好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逼先以書聘全忠書辭與見

開錄同全忠答太原書又進表云臣與太原會於頃旋肯締歡盟

及其偶撥猜嫌止為各爭言氣又云但以求善意向未息彼懷又

云臣詳茲來意益切憤懣不敢遂與通和必恐有孤樹寄已道諸

軍進討訖續實運錄載全忠表云臣當道先自河府抽軍便往太

原進討已累具狀分析聞奏恐臣今月二十三日部領牙隊到東

都李克用差討專司張特與臣書一封并驢馬弓箭銀器匹段等

與臣通和其飛特臣且與回書放歸訖歲月河府抽回兵士卽勒
樓于河陽屯駐見排比收復鄆州頃遲赴太原進討其李克
用與臣書一封謹隨狀封進天復四年二月癸其年三月二日表
到駕前奉襄宗三月八日赦云云天復四年九月也編遺錄天
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軍將張特執數厚幣而來釋賊亦差軍將
持函以爲報又曰辛巳上欲北回軍使征北虜近者李克用以甘
言而誘諸通和好遂具事奏聞詔與補錄同唐太祖紀年錄天復
元年六月太祖以梁寇方熾難以兵復陽降心以緩其謀乃遣押
牙張特持幣馬書檄以諭之請復舊好朱溫令徵州修報詞旨疎
拙人士嗟之辭居正五代史梁紀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身將
張特來聘帝亦遣使報命李漢吉獻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梁
命漢吉以遺梁祖書辭與見圖錄同其年月日各參差不同據全
忠答太原書云今月二十二日使至上表云先是河府抽軍赴
太原又云二十三日刊東都則克用齊達全忠必在天復元年二
月下旬今從

編遺錄梁紀 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以吏部侍郎裴樞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溥正雅之從孫也王
雅見二百四十四 常在崔胤幕府故胤引之 贈諡故睦王倚曰

恭哀太子 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

史合身歷代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十一 恩補錄

中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

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

武宗之討劉稹也自遷州

開新路建于磁州武安縣故謂之新口

萬從周以克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

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

枕括恒北岳常山之

峯謂之大茂山自石晉割燕雲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飛狐路在大茂山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北界卻自石門子令水

鋪入辨形梅回兩寨之關至代州今大茂關中多唐人古碑殿前一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

萬間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即歸鴈門

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隱晉絳兵入自陰地叔

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

昂車即昂車關在澤州昂車嶺

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

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李

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

番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趨晉陽夏四月

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于洞淵驛

洞淵驛在洞淵水

張歸厚引兵至遼州

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陘并入己未拔

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天

復免光化以來畿內逋負事王涯等十七家

王涯等殊夷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

九年 初楊復恭爲中尉借度支賣麴一年之利以贖兩軍自是不

復可歸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權酤錢

兩軍先所造麴趣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

考異曰編遺錄九月敕揚州等

入道州府置酒舖引置官店酤酒代百姓辦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如有人私酤酒及置私權者罪止一身不得沒人家產蓋權酤

賣麴下皆

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妻馬步使王宗

裕爲留後

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

用登城備禦不堪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補河東將

用登城備禦不堪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補河東將

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

洞渦時汴軍既眾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瘡利全忠乃召兵還五月

叔琮等自石會關歸

考異曰編遺錄四月壬戌李克用遣張特爾書請尋歡盟乃指揮諸軍所在且駐雷見差

張專人之太原許通歡好兼并州地寒節候甚晚戎馬既多野草不足于芻牧尋令氏叔琮遇戈後唐太祖紀五月氏叔琮及四面敗軍皆退薛史梁紀班師在四月後唐紀汴軍退在五月蓋主忠以四月命班師而叔琮等以五月離晉陽故國史記之各異也

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眾

先是汾州刺史李瑋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

日而拔執瑋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

丁會代守潞州

爲丁會歸李克川張本

朱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

吏民請己爲帥癸卯以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

當是時自蒲陝以東至于海南距淮北起河諸鎮皆爲全忠所有使全忠以鄰道自廣則當兼領佑國河陽陝虢不地越此三鎮而

領河中央忠所以領河中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

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

侍中升衣錦營爲衣錦城改石鏡山爲衣錦山大官山爲功臣山

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復以錦號其幼時所嘗戲大樹曰衣

錦將軍 崔胤之罷兩軍竄麴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

表乞入朝論奏也故爭實趙之利 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帥

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爲仇敵矣

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 六月癸亥朱全忠如河中

事 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爲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

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

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

日辭活正五代史梁紀庚申帝發自大梁今從編遺錄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

考異

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盾不從丁

卯上獨召匠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變

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謂誅劉季述等是也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

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

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出莫大於信旣下此詔則守之

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爲不少此其

所以怵怵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真之

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

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

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公謂有職名於官者私謂乞身隱居於宦者私家未有名籍在於官者

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

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

治絲

而棼左傳魯眾仲之言杜預注云絲見棼繹益所以亂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

此權則無事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李克

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

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 閏月以河陽節度使丁會爲昭義節

度使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言傳白河陽以疾致政於洛陽梁祖

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爲昭義節度使按光

化二年六月會自河陽爲昭義節度使九月李克用取潞州表孟

遷爲節度使時年之已卒必是會領河陽至此歲二年則非致

政稱疾累年也又是時至忠未嘗誅戮大將疑會降河東後作傳

者誤以天祐中孟遷爲河陽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 道士杜

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

昌州乾元中劉遵普魯資等州界置普州漢牛韓資中墊

江德陽四縣之境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合州漢墊江地宋置

東宕渠郡西魏置合州九域志普州東至昌州一百七十五里昌

州東至合州 王建遣行營兵馬使王宗黯將兵三萬會東川武信

兵討之宗黯卽吉諫也 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官人掌內諸

司事時宦官分領內諸司使 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

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

中陰令調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

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

軍對上諛譟訴胤滅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

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誥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

翔胤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誓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

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

成罪人豈惟功爲他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誓秋七月甲寅

遽歸大梁發兵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會汴人寇同華宦者知崔胤之謀時胤專掌三司泉貨韓全誨教禁兵備胤

出聚而呼噪訴以冬衣減損軍人又上前披訴天子制軍情罷崔胤知政事崔胤怒急召朱溫請以兵誅入輔唐補紀時朱全忠在河中胤潛作詔詔令全忠入朝又修書云云全忠得此書語發河中還汴按是時全忠未寇同華胤亦未罷紀年錄誤今從唐補紀

西川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

九域志晉州安岳縣有龍臺鎮

八

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扈不樂吾返正正旦易服藥小馬出啟

夏門有諸

敬良門京城南面東第一門

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

之扈不知也一旦忽聞官人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

有之陛下實其爲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

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

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他日上問

韓偓外閒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及繼筠交結

功臣請李

繼昭李繼道 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

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彊令人難耐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爲之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旣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或告揚行密云錢鏐爲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入寨以拒之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爲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謂偓曰繼誨

彥弼推騎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且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敢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爲敕使以厚利雇之言韓全誨等以利陷繼筠老弼惟其所指使而使之用若受傭雇然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畱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將若之何沐兵若來必與岐兵鬪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考異曰辭居正五代史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軍國大政專委崔胤崔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崔一日于便殿奏欲盡去之全海等屬垣闕之中官視崔背裂以重賂甘言誘藩臣以爲城社時因譚聚則相向流涕時崔專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于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崔知政事崔急召太祖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按帝幸鳳翔李神福與顧全前崔胤未罷相此與太祖紀年錄略同亦誤

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臥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尙寤

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尋遣賊兵先行神福

爲殿使行營都尉李師造伏兵青山下

沈括曰臨安縣有青山鎮

全武素輕神

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

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

臨安縣錢鏐所起之地衣錦軍在焉元豐九年去臨

安縣在杭州西一百二十里

兩浙將秦昶帥眾三千降之

韓全誨聞朱全忠

將至丁酉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

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

悽愴末云我爲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

西行謂將行風則使胤等

東行勸朱全忠進兵

惆悵惆悵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彥弼輩

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

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韓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卽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畱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四鎮兵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也鄴迎降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退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帥所部六千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官崔胤

等皆表辭不至王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踞闌干闌干殿也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鄆縣改

志鄆縣在長安南六十里考異曰續寶運錄其年十月朱全忠發十馬十二月入長安聖上幸鳳翔宰臣裴諒翰林學士令狐煥等扈從其皇后王氏及千官太子玉印龍服並是汴州迎在華州相次修東都宮室旋迎赴東都其年十一月初鳳翔士馬入京坊抄街西諸坊資貨女士至甚及七月汴州士馬入京赴救長安士庶以走避在開化坊其說妄謬今不取朱全忠遣司

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

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趨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

禮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盤屋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

西宋自曰昭應縣界有零口天授二年於此置鴻州于郭下舊鴻門縣蓋古鴻門之地也昭應漢新豐縣地宋又改昭應爲臨潼

九域志臨潼縣有零口鎮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

張溶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爲後患全忠聞建有

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

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爲全忠以巨川常爲建畫策

漸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可卽往衣錦韓建許州長社人也丁巳以建爲忠

武節度使唐置忠武軍於許州黃巢之自長安東出也趙犇陳人也守陳州有功朝廷以忠武節授之奏從忠武軍治陳

州以兵援送之考異曰編遺錄上引兵逼華州韓建輕騎出續路投上於西溪亭子與建飲膳畢卻歸赤水營旬日

乃請聖充忠武節度使梁太祖賁錄乙卯大軍及華州建末降甲辰署建權知華州事仍以宣武牙推龔勳佐之唐太祖紀年錄丙

辰汴軍攻華州九日建以城降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閉城登
臺全忠斫開城門屠之不置唯類華州韓建聞此出城三十里迎
之只于迎處云令公本貫許州便仰衣錦乃差人押出關東舊傳
建令李巨川至河中送款報病疾其文筆屬全忠害之辭居正五
代史梁祖紀丙辰帝表差韓知忠武軍事促會赴任實每乙卯全
忠取華州丙辰次武功徙建爲忠武節度使按此月無甲辰蓋丙
辰字誤也全忠乙卯取華州丙辰豈能遷至武功唐補紀又云昭
宗不知崔胤僞行詔命周朱全忠平昭兩州十一月三日亥時奔
波西去按行約乃克用取同州時節度使也程匡柔妄謬多以前
此類取華州日從梁太祖實錄李巨川死從昭宗實錄

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瑋爲匡國節度使車

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輳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

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

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

忠計事

考異曰獨遺錄于時長安無人土朝廷無敢言帝在岐下

熱輔臣白漢魏以來喪亂未若今日肩請王溥自西京至
赤水請上進軍迎駕戊午離赤水辭居正五代史梁紀己未發赤
水按唐太祖紀年錄朱溫至長樂崔胤率百官班迎編遺錄胤請

王浦自西京至赤水軍前商議實錄脗東寓華州又云脗召溥至
赤水皆誤也舊紀亦云脗令溥之赤水促全忠迎駕今從之發赤
水日從編遺錄全忠復書曰進則懼習君之誘退則懷負國之愆然不敢

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 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啟權句當中書

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

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臯驛全忠賞李繼昭之功以

能保衛崔脗及百官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

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全忠使判官李擇裝鑄入奏事稱奉密詔

及得崔脗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

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脗詐為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

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九城志武功縣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癸亥全忠將康懷

貞擊破之 丁卯以盧光啟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參知機務唐人不除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思權撰

授盧光啟自權
句當中書爲之

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

考異曰實錄乙丑全忠駐軍岐

城之東丙寅全忠軍至城下按全忠癸亥離
長安乙丑丙寅至岐太速今從編遺錄新紀

李茂貞登城謂曰天

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譏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

今來問罪迎扈還官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論上屢詔全忠還鎮

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趣邠州

全忠之意在此茂貞養子
繼徽鎮邠那岐輔車之援

也若先得邠則岐孤九域志鳳翔東北至邠州二百二十二里考
異曰金鑑記曰十七日早聞岐師昨夜二更卻退云軍大則汴令

有表迎駕併進行止汴軍在岐東下寨十八日十九日白麻盧光
啓可御史大夫參知機務二十日翰林學士姚洎兼知外制詔二

十四日汴令有表奉辭東去二十五日汴軍離
發延英門舊紀癸酉全忠辭去今從編遺錄

甲戌制守可空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資授工部尚書

考異曰實錄載制胤
因四居極位一無時

稱又付職功及人爲國生事按舊傳前爲罷知政事落使務後云
同平章事鹽鐵轉運使實錄前云罷胤鹽鐵使至此制官位中復

帶鹽鐵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

乙亥朱全忠攻邠

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

河中令崇本仍鎮邠州

為朱全忠舊部
故復遣兵張本

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

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

李嗣昭將兵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北破之

平

陽縣隋改臨汾晉州治焉
唐府兵未廢時有平陽府

乙亥全忠發邠州戍寅次三原

自邠州
東南至

三原一百
五十餘里

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全忠

遣朱友誨攻整屋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整屋降屠之

九域志
整屋縣

在鳳翔府東
南二百里

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於華州

詔

以裴贇充大明宮留守

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

馬劉隱權留後

劉隱始
得廣州

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安城堅久

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邱璽禁樵采

鑿
安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二

昭宗天德元年

唐紀七十八

十四

四補遺

祖父邪 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

爲虛寨鏐以爲淮南兵大至遂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朱全忠

之入關也信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

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

中使收其詔救送全忠

馮行襲以昭信節度使治金州故得盡殺中使

又遣使徵兵於王

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

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

宗滌等爲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

諸州

爲王建取山南西道張本

江西節度使鍾傳將兵圍廬州刺史危全諷

天火燒其城士民譴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乃

掃地祭天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息火無爲害民殺

而火止全諷聞之謝罪聽命以女妻傅子匡時傅少時嘗獵醉遇
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傅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殺虎乃得免旣貴
悔之嘗戒諸子曰士處世貴智謀勿效吾暴虎也 武貞節度使
雷滿菟子彥威自稱雷後

皇朝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二終

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九

起二年盡三年正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

將復通鳳翔也

宋白曰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地符堅於嶽辭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鄠原西有孟原北有白鹿原是爲三原後魏太平眞君七年罷護軍置縣

○嶽音截辭音臬

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宋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巡屬也

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爲工部侍郎同平

章事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

茂貞爲兄弟全忠不從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

寅朔還軍河中

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按編遺錄二月戊寅上以久

驛兵車於三原乃議東潯龍阪遂取高陵櫟陽左

馮入於蒲津梁太祖實錄正月戊申朔上總御戎馬發自三原

後至武功縣駐馬貢章奉辭迴車赴蒲阪今從唐年補錄實紀

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兒子友甯將兵會晉

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貞復取之嗣昭

蒲蒙古縣唐屬隰州九城志

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於蒲南

在州東南九十五里秦漢流

阪縣古蒲邑也屬河東郡河東郡又有蒲子縣春秋晉公子所居

流城也汴州長垣縣古名蒲邑子路所治之地也古邑之以蒲名

者蓋非一處宋白曰後魏孝文帝改蒲子爲長壽縣清開皇十八

年改爲隰州後魏孝武帝子蒲子東南置石城縣尋廢後周大象

元年于野驛道蒲子縣取古蒲子爲

名隋大業三年改爲蒲縣移今理 叔琮夜帥眾斷蒲昭歸路而

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已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盜發簡陵

簡陵誌

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奔

宗陵

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爲利州制置使

光啟二年升夔鳳二州爲威義軍節

度使時僖宗在山南欲以捍東兵也文德元年威義軍增節利州至乾寧四年更威義軍曰昭武軍徙鎮利州李茂貞既兼山南欲以鎮兵捍王建而終不能捍也建自此遂有利州

三月庚戌霽晦

上與李茂貞及宰

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朕何

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

語云不知又曰卿旣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

準故事

謂貶竄之也

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願謂韓偓

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獻上上不卽持貽範舉盃直及

上頤 戊午氏叔琮朱友箚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

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眾心恐懼德威出戰而敗密

令嗣昭以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箚長驅乘之河

東軍驚潰擒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略盡朱全忠令叔琮友

甯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觀兵逆之至

清源

清源縣在晉陽南五十里

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

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

晉陽有晉王祠

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

眾依西山得還

汾水過晉陽東晉陽西南接界休縣之介山綿山

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

甚急每行圍衮衣博帶以示閒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

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

考異曰

大通紀年錄嗣昭與今上日夜入賊營斬將摩旗賊多驚擾梁太祖實錄三月癸丑虜眾悉出友甯以飛騎犯其左右翼虜大敗北掩殺不知其數擒克用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人實錄朱友甯至太原營西北隅攻其西門賊內大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甯止之又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勳日夜擾賊營友甯乃燒營而遁按紀年錄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莊宗也實錄誤

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竄地蹙守

此孤城彼染塵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時斃耳

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

入以問劉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北

川牧羊兒耳

代北之地謂之北川以陜嶺之北皆平川也

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慙

去其城死於人手

王行瑜死見二百六十卷乾甯二年

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達

鞮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

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僖宗廣明元年

今屢敗之

兵散亡無幾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

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漫安克用弟克甯爲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

塗復還晉陽

晉陽北至忻州一百七十餘里

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眾心乃

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誼將兵西擊李茂貞軍於興平武

功之閒

興平歲在長安西武功縣在長安西北

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

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
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馬旗於高岡
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

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使引咨幕府

使引節度府所有文引
謀事曰咨今北人以文

書達于
上曰咨

曰不貯軍食何以聚眾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

以扞禦利害之閒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
倉儲兵彊不由眾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甯有盜臣苛政有

如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

韓詩外傳
曰晉平公

之葦臺火發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嬰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
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農夫藏于困庾今百姓之于外而賦斂
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于葦臺是君
之福也李襲吉以為齊車焚而晏嬰入賀蓋別有所據又曰變法

不若驚人改作何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王珂變法如

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

謂王郢不能守定州城

蔡州兵非不多

謂秦宗

溫所

前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疆將無弱兵伏願大王

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調理者

選文吏錢穀有句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

正則人無譖諺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

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

元凶指朱溫

內康疲俗名高五霸

道冠八元至于率閭閻定閒架增勳業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

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勳以

爲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

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

與同休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且存勳幼警敏有勇略克

用爲朱全忠所困封燿日感憂形於色存勛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覲神器此其極也殆將弊矣吾家世冀忠貞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柰何輒爲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卽命酒奏樂而罷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勛劉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輒命夫人母之夫人教養悉如所生 上以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劄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爲平盧節度使馮宏鐸爲武甯節度使朱延壽爲奉國節度使 平盧軍青州武甯軍徐州奉國軍蔡州宋瑋等皆通鎮耳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

後表聞儼張濟之子也賜姓李

考異曰唐補紀昭宗自鳳翔遣金再勳軍李處肅鮮札自巫峽關遣

諸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爲討伐逆賊朱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彰濟男其張濟先爲都統討太原退軍朝賊建力救不赴賊所只在三峯其男留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于吳王行密朱全忠探知張濟一門盡遣役戮按此年濟未死儼賜姓見此年十月

注

夏四月丁酉崔允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

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允親執板爲全

忠歌以侑酒

板拍板也古樂無之元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板一腰鼓三篋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爲節以木若象

凡入片以韋質之兩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兩篋掩言云牛僧孺未第時嘗以其文謁韓愈皇甫湜二人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篇愈遂掩卷問曰既云說樂且以拍板爲何物僧孺對曰謂之樂句二人相顧大喜以爲名言

辛丑回鶻遣使

入貢請發兵赴難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荅書許之乙巳偓上

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凋

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啟其貪婪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爲中國所破

事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三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友諭以小寇竊

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兵部侍郎參知機務盧光

啟能爲太子太保馮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顧全武爲淮南

兵所擒見上卷上年秦裴降虜錢鏐大喜遣裴還汴將康懷貞

擊鳳翔將李繼昭於漢谷漢谷在奉天城北注此又一李大破

之繼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茂貞愛之養以爲子爲繼昭孫

名奏五月庚戌溫州刺史朱褒卒兄敖自稱刺史鳳翔人聞

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

萬發河中考異曰全忠記五月三日岐馬步軍敗退傷中不少

解縣築城及喪鷄下寨二十三日汴帥至石鼻又至橫渠二十

四日汴帥至城南十里校編遺錄六月全忠始離滑州此蓋全

忠部下遊兵耳實據全忠記云癸亥朱全忠引軍在石鼻乙丑至橫渠己巳駐師城南既也至東渭橋遇霖

雨雷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宦官鄭翰

林學士姚洎爲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

爲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

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許 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

鏐進爵越王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爲工部侍郎同平章

事時韋貽範在草土居喪者廢苦枕 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

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

忠軍於號縣九城志號縣在鳳翔府南三十五里未白日號縣

案地理志云號縣併于雍今號縣後魏立爲武都郡後周大統十三年遷同州洛邑縣城于武都城西置洛邑縣隋大業三年改洛

邑爲號縣 武甯節度使馮宏鐸介居宣揚之間宣田顯揚揚行密馮

之常不自安然自恃懷船之疆不事兩道甯國節度使田頰欲圖

之募宏鐸工人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

此無之賴曰第爲之吾止須一用耳宏鐸將馮暉顏建說宏鐸先

擊賴宏鐸從之帥眾南上暨言攻洪州鍾傳據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

密使人止之不從楊行密時爲南面諸道都統故欲制其行師進止辛巳賴帥舟師逆擊

於蜀山大破之張齊民鄒行錄蜀山磯在大信口稍西南去蕪湖縣四十餘里甲申李茂貞大

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於虢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

戌全忠遣其將孔勅出散關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自諸葛亮以來多以自蜀出師爲出散關今

朱全忠曰虢縣遣孔勅進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

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

也遂爲五寨環之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六月丁丑置虢縣辛未文通洞兵驍出布陳俟敵我之將卒躍進決鬪始

辰暨午寇大賊寇計萬餘人命諸軍從塞逼其壘自是岐人懼出師靡不喪虜六月乙亥上以營屋有博野軍與岐人往來以窺我

命李鐸討平丙戌復遣孔勳領兵由大散關取鳳州按六月乙亥勳無辛未前云丁丑後云辛未又再云六月皆誤從唐賈縠

馮宏鐸收餘眾沿江將入海

傷宗天啟元年張雄據上元雄死宏鐸繼之至是而亡揚行密漢有昇州

楊行密恐其爲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公徒眾猶盛胡爲自棄

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眾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宏鐸

左右皆慟哭聽命宏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

常服不持兵升宏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著宏鐸淮南節度副使

館給甚厚初宏鐸遣牙將丹徒向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

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

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

爾事揚叟如事馮公無憂矣

爲田頰宋延壽之亂向公迺盡忠力于揚行密張本

行密以李

神福爲昇州刺史

揚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

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

行葭葦墮塞

黃巢作亂高駢不臣江淮之軍不復至京師故其路久不行

請用小艇庶幾易通

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

奇溫始與議軍事

爲徐溫竊楊氏三世國命以成養子張本

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糧

運不繼引還

秋七月孔勛取成隴二州士卒無鬪者至秦州州

人城守乃自故關歸

九域志隴州西至成州二百七十里北至隴州二百五十里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亦二百

五十里孔勛自鳳州西收成州白成州北收隴州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三州時皆屬李茂貞又秦州清水縣東五十里有大震廟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遠徙築安戎關於隴山由是謂大震關爲故關今隴州之西有故隴山又西南則謂水縣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遠奏伏以汧源西境切在政關雖有隄防全無制置處在重關之上苟務高深今移要害之中實堪控提伏乞改爲安戎關

韋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旣而以母喪罷去日爲債

家所謀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中尉樞

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卽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

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

時韓全誨等使二中使監學士院以防上與之

密議國事兼掌傳宣回奏

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卽命罷

草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宮喧言韓侍

郎不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可草

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

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

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捱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

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爲貽範所誤會當於邠州安置

言將出貽範

貽範乃止劉延美赴非死 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

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貞孔勍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 初孫儒死

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

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

驍悍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棱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

爲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城

補註錢鏐衣錦城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

命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帥眾治溝洫

治衣錦城溝洫

鎮海節度副使成

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于

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

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

迎候兵者許再思以

錢鏐將還

領兵迎候進逼牙城鏐子傳珙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綰等閉門拒

之牙將潘長陞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

龍泉卽龍井在杭州城西南風篁嶺

上去城十五里

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

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直更卒馮鼓而寐鏐親斬之城中

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

九城志新城在杭城西一百三

里徐縮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棧之子也湖州刺史高

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

九城志湖州南至杭州一百五十五里靈隱山在杭

州城西十二里有靈隱寺

縮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

事見二百五十卷景福二年謂

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爲固矣掌書記僚姚羅隱曰樓不若內向

至是人以隱言爲驗

樓門城上敵樓也樓外向所以禦敵今徐縮據杭州羅城而造謬自外攻之故人以羅隱

不若內向之言爲驗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秦天驍林將倪章邵棠以歸

乙未茂貞大出兵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西門

鳳翔城之西門

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

制貽範不讓卽表謝明日視事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

言假道以勤王

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

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修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

不爲之死戰何以自保

王宗播歸王建見二百六十卷乾甯二年

宗播令其眾曰吾與

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

武三年分利州之福谷置金牛縣漢元年省入興元府西縣今三泉縣東六十里有金牛驛輿地廣記大細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

六丈有餘昔秦欲伐蜀而不知道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

負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食乃命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

司馬誘引兵伐蜀滅之謂之石牛道置牛之地謂之金牛驛褒城

漢褒中縣古褒國也隋改曰褒城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

四十五里又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於右耳鏃不出王

建白砥其劍屢潰鏃出宗播又攻馬壩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

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眾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

光化二年李繼密得興元至是而敗王建遂并有山南西道

得兵二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

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宏不時
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宏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宏不勝憂
憤醉投池水而卒詔以王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
得眾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
滌姓名應之

宗滌本姓華名洪更姓名見
二自六十一卷乾甯四年

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

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

東西川及漢
川謂之三蜀

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

酒縊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

賀權興元畱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

爲王
建太

子元膺殺唐
道襲張本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

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

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爲謀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迎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眾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眾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蹀之於是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並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白珣蹈藉殺傷殆盡景亦戰死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洩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勸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爲宋州團練使季昌破石人

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歐史高季昌董璠皆爲汴富人李讓家奴世呼爲李七 賜者也朱全忠養以爲子更姓名

日朱友恭十國紀年以爲友恭本壽州賈人李彥威通靈

從之今案歐史據薛史十國紀年與王魯天下大定保同

戊申

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王建又并有洋州之地

辛亥李茂貞

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王子朱全忠穿蝻蝻壕闢鳳翔設犬鋪

鈴架以絕內外

蝻蝻蟲也多涎天陰雨則出行地皆有迹穿粟塹如蝻蝻行地之狀故謂之蝻蝻壕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鋪以犬守之敵來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鈴架者統營設架掛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

癸亥以李茂

貞爲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

武定昭武時已爲王建所取

或勸錢

鏐度江東係越州以避徐許之難

徐許徐綰許再思也

杜建徽按劍叱之曰

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

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

曰聞綰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

難王嘗有德於楊公

事見二百五十八卷大順二年

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

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

傳瑯徽服爲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

安仁義愛傳瑯清麗將以十漢易之全武夜半賂闖者逃去館等

果召田頽頽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

空府廡以相待無爲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爲節

帥乃助賊爲逆戰則亟戰又何大言頽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

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遣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

奪其地鏐卽以爲衢州刺史

觀此則當時諸州制置使在刺史下

頽全武至廣陵說

楊行密曰使田頽得志必爲王患王召頽還錢王請以子傳瑯爲

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瑯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

考異白十國紀

年注李吳劉書張格傳云弟休仕書爲御史奉使揚州聞長水
清改姓名爲李藏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洙之少子名滿起
家校書郎遷右拾遺洙爲朱全忠所害括自長水奔鳳翔昭宗賜
其姓名永使徵兵復離行密與朱全忠書云恐張述于諫省傳
衛命于敵藩授秋執金賜編賜緒新舊唐書昭宗紀及帝傳皆云
天復三年十二月全忠殺洙于長水然則影來使時洙猶未死述
字與休字相亂或一名滿乎實錄是月始以儼爲江淮宣諭使以
行密充吳王東面行營都統誤也據行密書則儼父在時已賜姓
李宜諱行密以討全忠明年春全忠既克鳳翔儼遂留淮南不敢歸朝日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

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元元像前陳制嘗再拜然後下元宗詔天下州郡皆

立紫極宮以奉元元皇帝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爲興州刺史王建又併

有興州宋白曰興州漢武都之沮縣也蜀置武興留後魏爲武興
鎮後改爲東益州唐改州爲地政郡唐武德置興州因武興爲州

名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國步兵奔於汴軍已卯李彥

韜繼之存疑據五代史溫韜傳韜少爲盜後事李茂貞爲華原鎮將言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爲耀州以韜爲刺史梁太

祖圖茂貞子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又以美原爲

鼎州置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

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茂勝軍爲勝軍卽以箱爲節度使復其
姓溫更名曰昭圖按全忠圖李茂貞於鳳翔富在此時而逃歸于
梁乾化元年始書岐王慕華原賊帥溫新爲假子以爲義勝節度
使箱舉耀州梁又在夫帝貞明元年與傅頤異未知孰是或此
別一李彥箱非卽溫箱然旣爲假子又不應同名也當更考

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

入城司馬鄴實錄什司馬鄴

甲申又遣使獻熊白陸佃埤雅曰熊

山居冬熟當心有白脂

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

自是獻食物繪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

貞使啟視之茂貞亦不敢啟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民出
城樵采者皆不鈔掠丁亥全忠表請修官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
子司業群昌祚使王延續齎詔賜全忠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
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緇
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眾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爲
用散遣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

衛 十一月癸卯朔係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眾萬餘人救鳳翔

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 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誦學士

院二軍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

請上速還恐爲他人所見上遽去 朱全忠遣其將孔勅李暉將

兵乘虛襲鄜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

州城下 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 鄜人不爲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尙八千

人格鬪至午鄜人始敗 格鬪者短兵接鬪兩相當以力角力考異曰編遺錄十二月癸酉遣孔勅李暉領

兵襲鄜州以李周彝之兵己亥我帥攻陷鄜州 李暉權知鄜州軍事不數日周彝乃遣幕賓役分通好然後上

神抽兵梁太祖實錄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統州兵萬餘人屯

於老附祠之下上命孔勅李暉乘虛襲取之壬子勅等破中部郡

甲寅大雨雪大甲言之夕進五鼓及其壘克之按癸卯聖己亥近六十日鄜汴相守豈得全不交兵今從唐梁二實錄 擒雷

守李繼瑋勅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棧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

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
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
城中食盡斗米直錢七千人相食至父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
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因已爲
人所呂市中買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侍亦竭以犬
彘供御膳上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屑豆麥以食之又鬻御衣及
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瀆松栝以飼御馬 丙子戶部侍郎同
平章事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遣人雜城外草以困城中 甲
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諸宦官自度不免互相怨尤蘇檢數爲韓
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
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

欲以此相污邪 田頴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度江錢鏐遣
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于朱全忠更
名周彝于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
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
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旣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
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
固所願也 楊行密使人召田頴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庚
辰頴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爲質將妻以女
鏐謂諸子孰能爲田氏壻者莫對鏐欲道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
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竄兒虎口傳瓘曰紆
國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

下額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越州客軍指

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

客軍蓋亦孫儒散卒

帥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

陳璋納之溫州將丁章遂刺史朱敖敖奔福州

僖宗中和元年朱褒陷溫州至是而

敗王審知時據福州

章據溫州田頴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鏐

鏐由是恨璋

為錢鏐斷陳璋張本按田頴時鎮宣州九域志宣州南至歙州自處州東至溫州其路徑劫今自溫州取道衢州者

蓋睦州兩浙巡屬其守不與田頴通頴使不敢由此道也自衢州取婺州自婺州取處州自處州取溫州更無它岐時盧約據處州

亦兩浙巡屬也錢鏐不恨約而恨璋者以盧約能是騷擾而陳璋乃其部曲

將故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友李繼

遠李繼忠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乘餒死者日

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

十六宅諸王上之兄弟及羣從也在內諸王及公主皇子皇女也

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

和解耳風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葉門

長安大明宮城門有左右銀葉門而

以用行宮亦設此門示若在長安宮中也

誼罵曰國境塗炭關城餒死正爲軍容壟數

人耳全誨叩頭訴于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俞酌酒兩盃對飲而

罷又訴于上止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

一族

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乾甯元年

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耶慢罵之遂出

降于全忠復姓符名道昭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

州韶虔二州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爲阻而實鄰境也考異曰新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嗣自稱知州事按十國紀年歐陽修五代史光稠傳開

千五年方卒新紀誤也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雷後劉

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

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

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於城南

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胤益賢之 岳州刺史鄧進思率弟進忠自稱刺史 隴右秋稼大熟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人就田畔鼠穴掘而求之所獲甚多于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飢民濟活甚眾

癸天復二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晦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啟期往議和解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朱全忠聞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白長水亦遣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中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

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克耶齊沂河南孟滑河

中陝號華等州

諸州皆全忠所有之地

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

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秦甯節度使葛從周悉將

其兵屯邢州

朱全忠攻鳳翔使葛從周悉秦甯之兵屯邢州以勸河東

鄩先遣人爲販油者入

城訶其虛實及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

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

軍城秦甯軍牙城也以此觀之軍人與市人異處營屋之立自唐然矣考異曰舊紀

丙午青州牙將劉鄩陷全忠之兗州又令牙將張厚入奏是日亦

竊發于華州殺州將莫敬思唐太祖紀年錄是月四日青州帥王

師範將劉鄩竊發兗州同日師範將張厚輩戈甲計襲至華州爲

華人所詰因竊發婚其邪殺華州指揮使莫敬思而去新紀丙午

師範取兗州梁太祖實錄丙辰青州綱將亂于華而敗是日到鄩

陷我兗州唐實錄亦在丙辰按長曆丙午正月四日丙辰十四日

編遺錄云魏師及朱友常告急劉鄩正月四日襲陷兗州與紀年錄等同梁太祖實錄多言誤恐難據今從諸書移出丙午唐祖諱紀云天復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二年尤誤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

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

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

西城崔允在華州帥眾拒之

天復元年十二月崔允帥百官遷於華州

致不能克居厚

走至商州追獲之

九域志華州南至商州一百六十里

全忠之西也雷節度判官裴

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陰誦虛實迪問以東方事走

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

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甯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甯召萬從周

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甯并將之

朱友甯召萬從周

朱全忠後表

王師範表本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宏樞密使

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

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

內養亦宦者也

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爲左軍中尉

御食使掌御膳亦唐末所置內諸司使之一也

宣徽南

院使仇承坦爲右軍中尉王知古爲上院樞密使楊慶朗爲下院

樞密使

樞密分東西院東院爲上院西院爲下院

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

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已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

又遣使錢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

考異曰舊紀丁巳將元帥與中使押送全誨等

二十人首報告諭四鎮兵士回鑾之期新紀正月戊申殺全誨等
唐太祖紀年錄正月甲辰鳳翔李茂貞殺其子繼筠親軍容賀全
誨張彥宏樞密使袁易簡周徽容等二十二入皆斬首囊盛押領
出城以示未誨金鑿記六日誅全誨等唐年補錄正月癸卯賜朱
全忠詔唐補記云天復三年二月誅全誨等八人其全誨等伏誅
日今從金鑿記實錄新紀按金鑿記唐年補錄唐實錄後唐紀年
錄載六日所誅宦官名可見者全誨等四人處廷等十六人而金
鑿記云是夜處置內官一十九人唐年補錄云全誨以下二十二
人首級紀年錄殺全誨等二十二入北夢瑣言亦云二十二入首
新唐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三
人若并繼筠等數之則多一人若只數宦官則少二人若如
金鑿記是夜又誅十九人則多一人或者二人名不見與 曰錄

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開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

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眾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

謝朱全忠先此以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今蓋為四鎮觀察判官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固猶未解

茂貞疑崔允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允令帥百官赴行在

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言甚切至悉復故官爵允竟稱疾不至

茂貞懼自致書於允辭甚卑遂全忠亦以書召允且戲之曰吾未

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允始來甲寅鳳翔始啟城門丙辰全忠

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已遣兵擊之擒

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全忠遣

親吏蔣元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

蘇檢女為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意雖之上

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嫌于

宋侃故復侃本姓

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

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

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唐制

正衙有親勳胡三衛立仗左右金吾將軍以一人檢平安去三仗

者恐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佯爲鞋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爲吾繫鞋梁祖不得已跪而結

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其後盡去昭宗禁衛皆

用汴人矣按全忠時擁十一萬之眾昭宗方脫茂貞虎口託身全

忠豈敢遽爲此謀或者欲效漢高祖之折野布亦恐昭宗不能辨耳今不取

以公服入謝唐章服之制服朝服具服也公服從省服也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僊扶起之上亦泣曰

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

卽行全忠親爲上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上辭之全忠乃令朱

友倫將兵扈從自西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友倫存之子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崔允始帥百官迎謁復以允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己巳入長安上素服哭於太廟御長樂樓赦天下庚午全忠崔允同對允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初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

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

神策軍入衛苑中自代宗魚朝恩始德宗

貞元末始分置左右

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

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恣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窮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

考異曰舊紀辛未內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人並賜死於內侍省金鑿記二十八日處置

第五可範已下四百五十人大祖紀年錄內諸司百餘人及隨駕
以翔羣小二百餘人一時斬首于內侍省舊傳與紀年錄同新傳
允全忠讓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于內侍省梁太祖實錄已已
朔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仍命殿內及諸道
搜索處置以盡厥類唐年譜錄云誅宦官七百二十人按舊紀編
遺錄云正月辛未誅可範等而梁實錄唐補紀續實錄金鑑
記唐年補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新唐紀或云己巳朔日或云二
十八日今從之蓋全忠允雖奏云提諸司使務追監軍赴闕其實
卽日已誅誅之至二月癸酉始
下詔賜死故昭宗哀而祭之其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
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畱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宦官品
秩之卑
者衣 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其土風深厚
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
宦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謂左右神策所統
內外八鎮兵也以崔
允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官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

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閒復

有性識儂利

儂音喧又音歸平聲

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

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

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

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于是黜陟刑賞之政

潛移于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

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

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

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如乘虎狼而挾

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

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驟舊章是崇是長

宋祁曰太宗詔內侍者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庭內掃除廩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尙少元宗承平日久財用富足志大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其稱旨晚節令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

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預軍謀寵過而驕不能復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

庇以憂悸終代宗踐祚仍遷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

賈誼曰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覆腹朝委裘而天下不

亂孟康注云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天子袞衣也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填入朝遇

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邱壘僕固懷恩冤抑無訴

遂棄勳庸更爲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而返自興
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爲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稱
仙鳴爲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
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宏志之變寶歷狎暱羣小劉克
明與蘇佐明爲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爲宦官
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海
爲之魁傑至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爲門生根深蒂固成膏
肓不可救藥矣左傳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
至公怒疾爲二厲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
之其一曰始肓之上齊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作肓
之上齊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肓音
荒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反
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譖詐之謀剪累世膠

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
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報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
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憐憐之驕侈苟聲色毳獵足
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污宮闈兩幸
梁益皆令攷所爲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
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
復恭亡命於山南啟宋交通不臣之心李茂貞本宋文通以軍功賜姓名終則
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
崔昌遐無如之何崔九字昌遐通鑑稱其字避宋朝太祖廟諱也更召朱全忠以討之
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糲王侯斃踏於飢寒然後
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窮滅其黨靡有子遺而唐之廟社因以邱

漢書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城矣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

易曰履霜堅冰至爲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

易坤之初六曰

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始凝也剛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其爲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禍致亂實官竊獄

沮敗師徒蠹害蒸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具載

於詩禮

詩有巷伯之篇禮有寺人之職

所以謹閹閹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

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

左傳晉獻公信讒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于蒲城重耳輪

丘而出披斬其袪及其反國披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卽至其後乎從狄君以田漕濟汝爲惠公來求殺子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呂卻之難告公由是得免鄭眾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曾日昇之救

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

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
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
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豈可不察臧否否音不擇是非欲
草薶而禽獮之杜預曰獮殺也。薶音刈獮音選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
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
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
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初文宗朝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宦官嫉之貶柳州司戶參軍
及是左拾遺羅衮上言蕡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對策請奪
爵土復掃除之役遂懼譴遂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
飲泣比者陛下幽東內幸西土王室幾喪使蕡策早用則杜漸防

萌逆節可消甯殷憂多難遠及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曉憤衛有
望於陛下上感悟乃贈贄右諫議大夫官其子孫 王師範遣使
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贊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
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楊行密承制加朱
瑄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爲淮南
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
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
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永興漢鄂縣地吳分鄂置於彭澤唐改新
羅曰永興唐屬鄂州九域志在鄂州東南
四百五里今壽
昌軍卽其地